





曾文正公奏議卷六

再辭節制四省疏

奏為欽奉

恩諭再陳下情恭摺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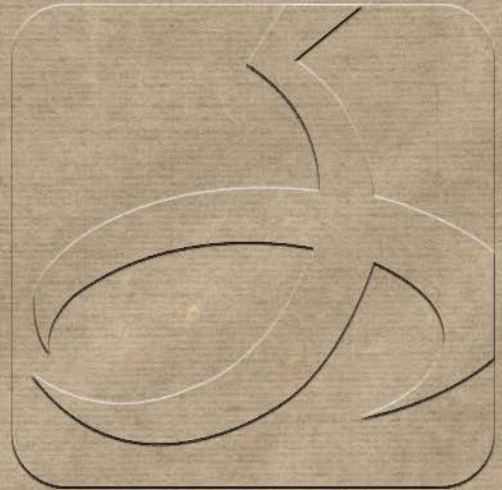
鑒事竊臣自聞杭州失守後業將力圖補救各情于

十二月十八日條列具奏在案目下浙省僅存衢州温

州湖州三府及海甯州一城温州土匪紛集恐難終保

湖州海甯州孤懸賊中無兵赴援亦斷無倖全之理綜

計全浙惟衢州一府可以圖存然欲保衢州必先守定





江西廣信玉山而後有遇糧之路欲復杭省必由徽州  
以攻嚴州而後有進兵之路是圖浙之道守衢攻嚴二  
者並重缺一不可也臣現飭兩江總糧臺籌撥餉精軍  
火接濟衢防兵勇並派員于玉山設立轉運局飭令李  
定太統領衢防堅守三月以待援兵至進攻嚴州則專  
賴左宗棠一軍必先掃清歙縣婺源之零股攻克開化  
遂安之堅城乃能達于嚴州目前兵力尚單難遽深入  
而賊蹤方盛亦斷不容我深入計今歲春間必在開遂  
歙婺一帶戰爭不休須俟廣西臬司蔣益澧一軍到衢

後衢嚴兩路分途并進庶幾立脚漸穩取勢漸繁臣與  
左宗棠往返熟商所以規復浙江者在此所以保全江  
西皖南者亦在此愚慮所及舍此別無謀浙之方惟當  
竭誠合謀斷不敢稍存畛域至于節制四省之名仍懇  
聖恩收回

成命臣非因浙事既已決裂預存委過之意倘左宗棠  
辦理無效臣當分任其咎所以不願節制四省再三瀆  
陳者實因大亂未平用兵至十餘省之多諸道出師將  
帥聯翩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



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區區愚忱。仰祈

聖明鑒納。無任惶悚懇切之至。所有欽奉

恩諭。再陳下情。緣由謹專摺由驛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籌辦江浙軍務疏

奏為遵奉迭次

諭旨籌辦江浙軍務。恭摺分晰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查杭州未失之先。左宗棠由徽境進援。中

間節節為賊所阻。尙未能速達杭州。更何能繞進蘇常。

至杭州既失以後。左宗棠于十二月杪。戰勝于徽浙交

界之大鱗嶺。甫解徽郡之圍。擬由徽境進攻嚴州。下以

扼杭省之吭。上以作衢州之蔽。目前謀浙之道。舍此別

無長策。惟行軍自有次第。必須攻克開化。遂安等城。乃



有赴嚴之路。必須留守婺華等處。乃無抄後之虞。臣于本月初十日奏明。須俟蔣益澧一軍到衢。分途進攻。非過于持重。故事遷延也。實因賊數太多。佔地太廣。動以長圍困我。若非左宗棠直搗嚴州。恐衢州終困于長圍之中。若無蔣益澧續至常玉。恐左宗棠亦將困于長圍之中。反覆籌算。不得不審慎而出于此。至鮑超一軍與賊搏戰于青陽城下。不能遽克。即使克復青陽。尚有石埭涇縣等城。爲賊所踞。未能遽抵甯國。又安能進援杭州。以臣所聞。蘇常之賊。守禦並未少懈。似尙無機可乘。

縱有可圖之機。而左鮑兩軍隔蘇常各八九百里。必經過江南十數縣。有賊之地。前有堅城。後無糧路。將軍心之立潰。是寸步而難行。臣之愚見。必俟左宗棠圍攻嚴州。鮑超進抵甯國。浙事乃有下手之處。此籌辦浙江軍務之大略也。臣查翁心存所奏請。臣派員馳赴通泰。乘虛由江陰常熟進搗蘇常。如或不能。則力保裏下河數百里沃壤。遏賊北趨。宋晉所奏請。都興阿派兵由靖江泰興分進江陰常州各條。均屬詳慎周妥。惟都興阿一軍。須先肅清江北。俾後路無牽制之虞。現聞天長六合



均經克復。江北僅浦口、江浦兩城。如乘勢攻克，上可通曾國荃，無爲運漕各軍之氣。下可聯袁甲三、臨淮、滁州各軍之援。則江北片段，旣成根基，旣固。然後會合上下游分路規取南岸，方不致凌躐無序。自古江南用兵，以鎮江爲險要。目前局勢，鎮江尤屬必爭之地。若圖金陵，則俟鮑超一軍攻克甯國後，由東壩、溧陽進，而鎮江卽出兵會之。若圖蘇常，則俟揚州一軍肅清江北後，由靖江、泰興進，而鎮江亦出兵會之。是以臣前奏李鴻章統帶水陸下駐鎮江，原爲將來進取地步。惟鎮江現有馮

子材、黃彬等軍，如果扼守得力，不須添換李鴻章，或移駐通泰，或駛赴上海，應俟該員抵鎮後，察看情形再行具奏。其兩淮鹽務，亦可就近與喬松年設法整頓。但江運未通，未必卽有鉅款可指。現催令該員趕緊募練淮勇，並酌撥湘軍數營。如有火輪夾板船可雇，卽由水路前進。否則陸師緣北岸前進，二月杪當可成行。曾國荃新勇募到，擬進攻巢縣和州，一路通下游揚鎮各軍之氣，仍固上游蕪巢一面之防。未便遠赴上海。顧此失彼，至上海餉源所出關係亦重。臣已另片陳明聯絡洋人



曾文正公奏議卷六  
五  
協力守禦。或派陳士杰一軍赴滬。應俟陳士杰到皖。李鴻章到鎮以後。再行具奏。至松滬現有兵勇疲弱頗多。應酌加裁汰。以節糜費。而收實效。上海縣知縣劉郁膏深得民心。常州府知府周沐潤才略頗優。並知縣趙秉鎔紳士趙宗建等。均在下游。應交李鴻章察看任用。此籌辦江蘇軍務之大略也。臣才識素拙。仰蒙

聖主信任之專。斷不敢稍避嫌怨。亦不敢坐失機宜。惟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要區。廣收官軍之降卒。財力五倍。人數十倍。若非慎以圖之。不特蘇杭難克。卽皖南江西。且有曷土日蹙之虞。過求速效。以至僨事。轉非所以仰慰

慈廑。所有遵

旨籌辦江浙軍務緣由。謹專摺由駟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元年正月廿二日



懇辭加

恩片

再密陳者現在金陵未復。寇勢方張。軍事反覆無常。正恐利時少而鈍時多。臣臣恭膺重任。日夜憂惶。除浙江已陷。苗練已叛。難遽補救外。卽上而皖南。江西。下而鎮江。上海。亦俱岌岌可危。臣臣分內之事。尙未知成敗若何。乃自去秋以來。迭荷

鴻恩。臣臣既蒙

賞加太子少保銜。又蒙

飭諭節制四省。茲又拜協辦之



命臣弟國荃既蒙

賞穿黃馬褂又蒙

賞頭品頂戴茲又拜浙江按察使之

命一門之內數月之間

異數殊恩有加無已感激之餘加以悚懼誠恐軍事一

且疎失卽加倍譴責猶有餘咎臣本擬恭疏辭謝以除

授參政大典料難收回

成命又以甫經兩次辭節制四省之權不敢更疏瀆辭

近于矯情而鈞譽惴慄徬徨不知所措理合據實陳明

懇求

皇上念軍事之靡定鑒愚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

再加

恩于臣家是卽所以保全微臣之功名而永戴

聖主之恩眷矣又前迭奉

諭旨飭臣保薦江蘇安徽巡撫頃復蒙

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員開列請

簡封臺將帥乃朝廷舉措之大權如臣愚陋豈敢干

預嗣後臣如所知堪膺畱寄者隨時恭疏入告仰副



聖主旁求之意。但泛論人才以備採擇則可。指明某缺徑請遷除則不可。不特臣一人爲然。凡爲督撫者皆不宜指缺保薦。督撫蓋四方多故。置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在聖主虛衷訪問。但求毅艱而遺大。不惜舍己而從人。惟風氣一開。流弊甚長。辨之不可不早。宜預防外重內輕之漸。兼以杜營私植黨之萌。其督撫有任可履者。不准遷延不到。亦不准他處奏留。庶幾紀綱彌肅。朝廷愈尊。是否有當。謹一併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同治元年正月廿二日





通籌全局疏

奏為遵奉

諭旨通籌全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于正月初十二十二兩次奏報亦已粗陳梗概惟以

聖主信任之專兩宮

皇太后望治之切而臣等章奏寥寥幾于月僅一至疏

遲之罪夫復何辭臣忝列戎行歷年以來奏報甚稀其

所以涇涇自守者蓋亦有故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如

近日賈臻奏廬州克復袁甲三奏巢縣克復皆因無稽



之探報以為入告之實據。又或賊蹤未近，豫相震驚，輒以十萬二十萬具奏，尤足以惑軍心而誤大計。臣處向不憑探報入奏，不欲以謠傳之言淆朝廷之耳目也。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賊之來，其始常危險萬狀，能堅忍支持而後能漸臻安穩。如去歲黃文金之內犯，攻陷七縣，堅持三月。臣僅彙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圍，苦戰九次，堅守彌月。臣僅彙作兩次入奏，不欲以未定之狀增朝廷之憂慮也。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與事成敗難以逆料。咸豐八九年間，江南屢奏金

陵指日可克。十年夏間，浙江屢奏嘉興指日可克。厥後皆不能踐言。臣初督兩江之時，奏稱由甯國進兵可達蘇境，厥後甯國失守，至今不能踐言。臣深以為恥。至近日內，臣章奏蒙抄示，臣處者或稱援浙之師可由嘉興直搗蘇州，或稱揚州之師可由常熟進攻蘇州，皆不量兵餉兩窮之苦，而預擬萬不可成之計。臣不欲以預計之說入奏，非特慮大言之難踐，亦恐紛亂朝廷之規畫也。因此三者，每存致慎之心，轉蹈遲延之咎。前此文宗顯皇帝御宇，分任其責于封疆將帥。臣猶得以碌



碌隨諸帥之後。循愚拙之常。茲值

聖皇踐阼之初。微臣尤忝非常之遇。倚任彌重。

延訪更殷。欽奉

誥諭。自當變更前轍。隨時飛章入告。嗣後擬十日奏事。

一次。有急則加緊具奏。所有此次

諭旨垂詢之件。及正月應奉

寄諭垂詢諸事。謹分條一一詳對于後。

一會國荃新募之勇。據報正月二十前可以招齊。二十

四日自湘起程。由水路東來。二月杪可抵安慶。俟到安

慶後。卽令其進攻巢縣和州含山等處。能破此三城。則

與下游六合揚州聯爲一氣。毫無阻隔矣。揚載福本應

于臘月銷假回營。因辰沅賊警逼近。本地官紳請揚載

福代守乾州廳城。因此羈延至今。尙無起程確信。臣已

三次飛催。囑其于二月回營。張運蘭前因病離營。因徽

州被圍。催令力疾就道。卽日將抵安慶。可回徽營矣。

一李鴻章一軍于臘底正初招募淮勇五營。另撥湘勇

數營。趕緊訓練。二月底可以成軍。本擬由水路駛赴鎮

江。因民船不能直衝賊中。洋船又不肯雇載兵勇。不得



已仍須從陸路行走由巢縣和含賊中經過前有堅城後無糧路亦極可危之道應俟會國荃一面攻圍巢含李鴻章一面傍城衝過至和州以下則出六合江浦以達于鎮江毫無梗阻矣

一去年攻克無爲運漕東關等處本可乘勝直搗巢縣梁山進圖金陵近日袁甲三一軍攻克天長六合江浦浦口尤有直薄金陵之機方今東南糜爛臣等孰不思直搗老巢擒渠掃穴惟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敗與其急進金陵師老無功而復退何如先清

後路脚根已穩而後進所有進兵金陵之次第以臣愚計之多隆阿一軍應俟攻克廬州而後進曾國荃一軍應俟攻克巢縣含山和州西梁山而後進袁甲三李世忠一軍應俟會克廬州守定六合而後進都興阿一軍應俟守定揚州浦口而後進彭玉麐楊載福之水軍應俟攻克裕溪口西梁山而後進欲拔本根先除枝葉仍須計算各路游擊之師數倍于金陵圍城之師庶幾無撤回之虞擬卽以臣議商之袁甲三都興阿等是否有當恭候



訓示遵行

一潁州圍城之賊聞係拾匪與苗黨勾結志在必得潁郡與壽州霍邱爲犄角之勢李續宜業經奏派成大言蕭慶衍兩軍赴潁救援據報于正月二十六日自霍山起程惟繞道固始計程四百七十里途次無米可買恐到潁不能迅速但求潁城堅守月餘勝保救之于北成大吉等援之于南必可立解重圍李續宜所部之兵開三支駐守湖北分防襄陽德安麻城等處以兩支赴援潁州以一支防守六安此外親兵帶來安慶者亦無幾矣

矣

一謀浙之道保廣信之糧路以守衢州保徽州之後路以攻嚴州舍此二者別無良策臣已兩次具奏在案目下左宗棠駐紮開化境內正月十七日在篁岸獲一勝仗二十日在馬金嶺等處獲大捷一次即日進攻遂安等縣係從嚴衢之間下手惟徽州歙績二縣羣賊又復麇聚我方圖入浙境賊乃圖犯江皖春夏間必戰爭不休湖州海甯久無信息鮑超圍攻青陽未下不能遽及甯國之境又豈能遙通湖州之信昨奉



寄論垂念趙景賢飭赴福建糧道之任。朝廷愛才之心。薄海臣民。聞之生感。無如晉問難通。徒深憂灼。一江蘇軍務。自奉賢南。淮川沙失守後。上海已岌岌可危。至今月餘。歸然幸存。蓋髮逆畏思西洋。不敢驟樹大敵。而目下情勢。舍借助洋兵。亦別無良策。臣于二十二日。曾經附片具奏。上海餉處。東隅論籌餉為要區。論用兵。則為絕路。使無洋人相助。髮匪以長圍裹我。官兵若少而弱。則轉瞬又成坐困之勢。若多而強。則不宜置此無用之地。再四思維。不得所以保全之法。擬仍借洋人

之力。開誠布公。與敦和好。共保人財。將來果派何軍協同防守之處。應俟李鴻章到鎮。陳士杰到皖。再行察看。奏明辦理。

以上各條。均係近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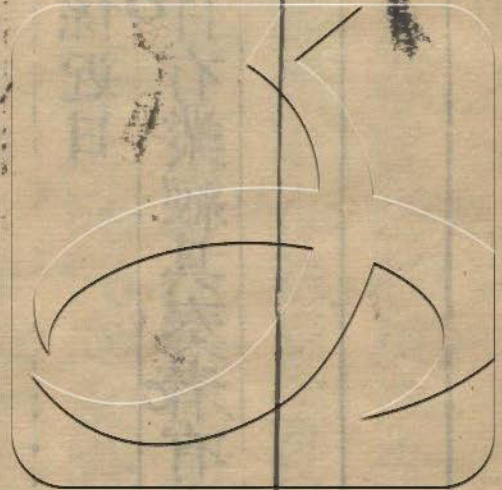
諭旨。下問之件。有業經具奏者。有未及詳陳者。理合一并臚舉。仰慰慈廑。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一奏。



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



省城仍設安慶疏

奏為遵 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咸豐三年賊陷安慶并未據守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矚懷南服慎重江防之至意臣查安徽一省跨于大江以北四府四州江以南四府一州安慶府城處濱江適中之地實為形勢所必爭咸豐三年安慶城陷江



管文正公奏議卷六  
面悉爲賊有千艘往來飄忽莫測官軍無一舟一筏可  
以應敵周天爵等請以省城改建廬州係屬一時權宜  
舍此亦別無萬全之策是年臘月廬州復陷官軍屯于  
郡北定遠一帶于是合肥以南之州縣盡淪于賊而皖  
南中隔大江賊氛徧布文報梗阻巡撫不能過而問焉  
咸豐四年  
諭旨令徽甯等屬暫歸浙江巡撫兼轄廷臣因上疏請  
倣前明南贛鄖陽之例設立皖南巡撫  
文宗顯皇帝飭吏部核議不設巡撫而稍重皖南道之

權令其倣照臺灣道例專摺奏事添設皖南鎮總兵一  
員數載以來皖南道一缺例由督臣保薦皖南錢糧刑  
名不隸藩臬奏報不歸巡撫儼若另爲一省而皖北撫  
藩等官散處于潁壽臨淮泗州等處幾無定所公事廢  
閣號令紛歧改建省城之弊此其明證現在安慶已復  
江路疏通欲辦蘇浙之賊必自力圖皖南始欲辦皖南  
之賊必自守定安慶始臣愚以爲如原奏所請安徽省  
城仍應建于安慶撫藩臬如前駐紮庶足以資控制而  
一事權至所稱設立提督統轄水師官兵江西九江鎮



就近歸安徽提督節制一條查水師陸兵判然兩途猶耕織皆所以資生而不能使一人而治兩業安徽壽春鎮所轄向係羣拾出沒之地皖南鎮所轄又係萬山叢雜之區皆與江防毫不相涉應請仍歸安徽巡撫節制江西九江鎮所轄如撫州建昌等處離大江六七百里亦係陸路專政應仍歸江西巡撫節制該兩省向兼提督銜均應遵守舊章無庸更改至江防局面宏遠事體重大臣愚以為應專設長江水師提督一員目下大江水師歸彭玉慶楊載福等統率者船隻至千餘號之多

砲位至三三千之富實賴逐年積累成此鉅觀將來事定之後利器不宜浪拋勁旅不宜裁撤必須添設額缺若干安設此項水師因卽以壯我江防永絕中外窺伺其提督衙門或立安慶或立蕪湖等處自提督而下總兵應設幾缺副將以至千把各設幾缺暨分汛修艦各事宜統俟

諭旨允准之日再由吏兵等部詳核議奏臣等如有所見亦必續行奏咨略參未議至俸薪口糧修補船砲等項當于長江酌留釐卡數處量入爲出不必再須戶部



會文正公奏議卷六  
等欸其福建廣東原設提督不必遽議裁缺所有遵

旨等議緣由謹會同安徽巡撫臣李續宜署江西巡撫

臣李桓恭摺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

派員督辦粵釐疏

奏為遵旨議覆並請

欽派大員督辦廣東釐

金接濟浙江安徽江蘇三省軍餉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維東南寇氛蔓延日久皖南池甯二府十

室九空人爭相食皖北廬鳳等處白滑蔽野田地荒蕪

蘇浙兩省蹂躪亦復相類生民之塗炭深矣

聖主之憂勞極矣為封疆將帥者孰不思掃蕩逋寇一

解倒懸况臣膺茲艱鉅委任尤重豈敢稍涉推諉更分

畛域無如賊之占地太廣股數太多臣之兵餉兩絀才



智太短受

命兩年至今無一兵達于蘇境。圖皖年餘迄無一旅進。攻甯國分內之事不克自效。清夜以思愧悚汗下。至浙江軍事左宗崇著戰衛嚴獨任其難。臣不克分兵往助。趙景賢困守湖州堅貞蓋世。臣不克設法往援。徒有兼轄之名並無統籌之實。前此欽奉正月二十三日

諭旨仍令臣節制四省毋許再行固辭。本不敢嘵嘵瀆奏。茲因御史朱潮奏請六七省兵事責成一人。臣既懷大名不祥之懼。彌觸隱微抱疚之端。竊計蘇杭安徽糜

爛若此。以一人而辦一省之賊。無論如何大才如何竭。力但見其不足。不見其有餘。況以臣之愚陋承乏兩江。時虞隕越。安能兼顧浙江。安能更及兩湖福建。該御史朱潮所奏數省兵事責成一人之處。固無庸議。倘蒙

聖主鑒。臣愚悃並收回節制四省之

命。俾臣專力本職。稍釋神魂之震懼。尤感

聖慈之曲盡矣。至朱潮所稱四川廣東協餉。派大員一人督催饋運等語。其事難以盡行。其議實有可採。上年侍郎宋晉五省會勦一疏。亦係兵餉通籌。與朱潮大致



會文正公奏言  
相同。臣查四川內患未平，本省支絀，自難協濟外省。卽將來蜀賊蕩平，尙宜先協雲南之餉，不能遽及江浙之遠。惟廣東最稱殷富，財力爲東南之冠。其地勢亦宜供江浙之餉。天下之大利，除丁漕正賦外，約有四宗。曰海關、曰鹽場、曰富戶勸捐、曰市鎮抽釐。他省或據其一，或據其二，三。惟廣東兼四者而有之。粵鹽一宗，行于江西、湖南者，浸灌淮南之引地，佔奪江蘇之大利。卽樂桂埠商孔廣緒一戶，七八年來，擁貲百萬。他商之殷實可知。官項之贏餘，亦可想見。而淮課因之全失，粵課並未稍

增。釐金一宗，如佛山、韶關、肇慶等處，著名繁富，咸豐十年間，巡撫耆齡于韶關後設一新卡，未及一年，收稅至五十餘萬。藩司周起濱議于肇慶府河設卡，每年亦得四十餘萬。此外鉅鎮大卡，不一而足。至于海關一宗，粵海稅項，遠出各口之上。捐輸一宗，粵東富室亦非各省所及。斯中外所共見共聞者。若使經畫得宜，但于四宗之中，得其一宗，可養數萬之兵。勦江浙之賊，溯查庚申五月，臣奏請以江西之釐金充臣營之軍餉。兩年以來，臣軍賴此無飢潰之虞，似可援以爲例。合無仰懇



會文正公奏言  
天恩采納朱潮之議

特派二三品卿一人馳赴廣東駐紮韶關辦理通省釐金專濟蘇浙安徽三省餉項乾隆年間新置用兵曾派大學士黃廷桂駐紮肅州綜理兵餉此次江浙軍務較新置尤為重大即派六部卿貳銜命使粵專督釐餉亦不為過如蒙俞允臣當奏派賢員熟悉釐務者隨同星使前赴粵東設卡抽辦韶關拒江西甚近臣當與該使臣往返函商務使籌兵籌餉一氣呵成或絀或贏隨時斟酌廣東官

紳有設立私卡者使臣會同臣處奏參州縣有暗中阻撓者亦即奏咨參撤凡釐務所得之餉先解浙江軍營左宗棠新任浙撫無尺寸之完土無涓滴之餉源蔣益澧等到後尤覺無米為炊若以廣東釐金濟之則前此奏准協浙月餉十萬兩即在其中抵除其次則解安徽軍營臣處如鮑超一軍欠餉八半个月會國荃一軍欠餉九个月徽州各軍欠七个月有奇急思早得粵餉一清積欠李續宜添募新營亦當另籌接濟袁甲三久處窮困亦應量為津貼方足以馭強將而撫飢軍又其次



則解江蘇軍營聞上海出款太多虧累甚鉅鎮江揚州  
兩臺亟須另籌協餉其廣東應解紅單艇船之費亦可  
于此中抵除由臣咨商韶關使臣察各軍之緩急定撥  
解之多寡其運解之法或由贛州送至江西轉解或由  
輪船搭至上海轉解均聽韶關使臣察酌辦理其廣東  
本省應用之項與夫京款協款該省除正賦外尚有海  
關鹽務捐輸三大宗儘足以資周轉不許挪移各卡釐  
金以清界限數載以來部庫空虛從無京餉解軍之事  
今若

特簡京卿督辦粵釐則與自京解出者無異實惠及于  
士卒利權操自朝廷疆吏守其土地不得私其貨財

諭旨挽救積弊之道或亦不無小補所有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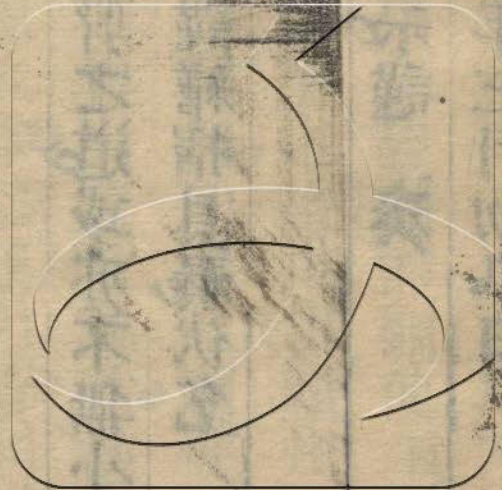
旨議覆緣由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李軍由輪船赴滬疏  
奏為恭報李鴻章一軍改道赴滬由水路起程日期仰

祈

聖鑒事竊道員李鴻章所部湘勇淮勇募練成軍本擬  
三月初二日拔隊啟行取道巢縣含山和州一帶前赴  
鎮江臣于二月二十二日奏明在案拜摺後正飭該員  
簡料起程旋于二十八日據江蘇紳士潘馥錢鼎銘等  
自滬來皖稟稱上海一路雖得英法各國撥兵協防有  
高橋蕭塘之捷而賊氛四逼商旅不通岌岌可危已由



滬局籌款十八萬兩。雇備輪船陸續入江來迎我軍。以期力保要地等情。臣查鎮江爲進兵形勝之區。上海爲籌餉膏腴之地。兩者並重。均不可稍有疎失。前因洋船不肯雇載兵勇。李鴻章一軍擬由陸路赴鎮江。實出萬不得已之計。臣以道路阻長。節節有賊。旣憂輜重之難帶。又恐行程之太遲。欽奉二月十四二十四日兩次寄諭。亦深以李鴻章陸行舒遲爲慮。茲據該紳士等與洋人商雇輪船來皖。經費旣鉅。詞意尤摯。自宜先赴上海。以順輿情。已派數營于三月初七日登舟起行。李鴻

章于初八日開行。不過數日可到。仍俟後至之船循環裝載。分三起銜尾下駛。不滿一月。可以全隊到防。俟抵上海後。布置粗定。李鴻章親至鎮江。察看情形。應如何分兵防守之處。屆時奏明辦理。其李鴻章暨黃翼升所部水師。仍當由梁山金陵衝過賊中。乃可達于鎮江。俟起行有日。續行具奏。所有湘淮各營改由水路起程。先赴上海。緣由恭摺由駙馳報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遵議借洋兵勦賊疏

奏爲遵

旨籌議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于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上海被匪窺伺。勢不能不借洋人之力。協同守禦。又奉三月初二日

寄諭云云。等因。欽此。竊臣才識庸愚。謬膺重寄。受

命二載。不能早籌一旅。達于蘇境。致蘇省紳士迫于火熱水深。爲此不擇之呼籲。皆臣治軍無狀之咎。誠使商



借洋兵即能救民之難。蓋臣之愆豈非至願。然臣前此奏稱助守上海則可。助勦蘇常則不可。蓋亦有故。回紇助唐收復兩京。當時亦賴郭李諸軍挾與征戰。縱主兵未必優于客兵。要自有為之主者。與之俱進俱退。偕作偕行。以今日之賊勢。度臣處之兵力。若洋人遽爾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實無會勦之師。如其克復城池。亦尙難籌防守之卒。上游如多隆阿鮑超曾國荃諸軍。各當要地。萬難抽動。下游如李鴻章一軍。甫抵上海。新集之卒。祇堪自守。不能遠征。反覆籌維。竟無大枝勁旅。與之

會勦。假使轉戰內地。但有西兵而無主兵。則三吳父老方遘

王師而慰雲霓之望。或觀洋人而生疑懼之情。至臣職分所在。責有專歸。壁壘之家子弟。應試科場。稍能成文。而倩人潤色。猶可言也。若既不能文。又不入場。徒倩鎗手頂替。則無論中式與否。而譏議騰于遠近。羞辱貽于父兄矣。臣所處之位。與報名應試者無異。專借西兵與倩人頂替者無異。故他人但作專外之議論。而臣則當細思事中之曲折。既以借助外國為深愧。尤以無兵會



勦為大恥

諭旨以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勦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處搜獲偽文亦知金陵洪逆詞意不遜與洋人構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為難得之機自當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進兵我中國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道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迷亂始亦天亾粵逆之會也惟地形有遠近兵勢有次第仍請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法公使目前若進攻金陵蘇常

臣處尚無會勦之師庶幾定議于前不致貽譏于後其或蕪湖梁山一帶官兵戰守之處恰與洋兵會合臣當

謹遵

諭旨加意捐循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見

輕外國上煩

宸廑所有遵

旨籌覆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文正公奏議卷之二  
同治元年三月廿四日

克復三城四隘疏

奏爲水陸各軍克復北岸巢縣含山和州三城並攻奪  
銅城閘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沿江四要隘恭摺馳報  
仰祈

聖鑒事竊自逆匪分踞江岸以北上援廬州下衛金陵  
全恃分布堅城踞守險要以通上下之氣而阻進兵之  
路江蘇布政司曾國荃到防以後與水營總兵李成謀  
成發翔等熟商以爲欲制賊命必先從巢縣下手欲攻  
巢縣必從銅城閘下手因分撥陸隊會合水軍剋期進



取三月十五日曾國荃自率十二營由林臺過河以偪巢縣東北一路令劉連捷副後南後等營赴望城岡堅修營壘以扼巢縣正南一路復令朱寬義朱惟堂朱洪章楊鎮南馬步各營助之詎營壘甫築數尺巢城之賊繞出田塍分股來撓我軍排隊迎戰賊方少卻把總鄭安盛張興富衝賊過猛殉于陣中朱洪章馳斬賊酋劉連捷朱寬義等揮軍縱擊斃賊四百有奇餘悉潰走我軍望城崗之營駐扎既定曾國荃派原駐運漕之陳湜蕭孚泗周惠堂等往約記名總兵成發翔帶內河師船

暨王東華蔡東祥等帶淮陽師船夾勦銅城關之賊維時成發翔先撥數營捷駛入清溪河而親率所部同淮揚後營蔡東祥前營賴榮光右營陳東友中營陽利見來會于銅城關渡口十八日議以水師攻關東石壘陸師攻關西土壘我軍齊進賊卽出拒戰不逾時成發翔陽利見帶隊登岸繞壘大呼眾軍抽刀環刺遇者輒斃賊乃棄壘散竄石壘既破土壘亦平立將該鎮克復銅城關之前則有雍家鎮爲焦湖之鎖鑰亦巢舍之外藩水陸兩軍謀于十九日乘勝進取陳是分制字營趨鎮



之南蔡東祥及親兵營分旱隊趨鎮之北仍以戰船數十密排水次萬砲同轟聲徹天中適總兵李成謀李朝斌彭楚漢羅進賢等帶外江水師由白馬嘴飛槳而來分路登岸四面環攻岸上賊眾悉遁入船河中賊划悉擊入水倖脫之賊十不及一此三月十五日擊退望城岡竄賊十八十九等日攻復銅城開雍家鎮之情形也先是雍家鎮一隘尙攻而未下曾國荃親率陸師星夜渡河已至巢縣之北連營旗山鼓山至望城岡一帶王東華水師亦由清溪河進攻巢縣之東門外至是成發

翔陽利見各率砲划先後駛抵河下併力奮攻時至夜分城上更鼓忽絕城中烟燄橫飛旋獲賊諜訊供逆酋僞顧王吳子孝僞封天義徐同心恐巢北陸師進而合圍歸路已斷焚屋焚糧圍向含山宵遁曾國荃急令劉連捷朱洪章朱寬義朱惟堂等陸營協同水師于二十日辰刻會復城池而自將張勝祿武明良李臣典等十三營及楊鎮南所部騎卒三路跟追縱軍截勦伏尸數十里乘勝馳抵含山城外該城守賊甫見敗賊之狂奔旋駭官軍之踵至聞風喪胆不敢拒戰相率竄奔各軍



遂入含山縣城搜獲賊糧逾二千石撲殺餘匪近三百名會以日暮雨集徹夜不停次日駐軍少息二十二日曾國荃拔營疾進行未中途偵知巢含漏網之三賊渠收集醜黨尚在鍼魚嘴過江乃以偏師向鍼魚嘴而以正兵進襲和州逆首偽東天義劉惟久偽伺天安尹賢瑞未及糾眾交鋒各營哨以火球火箭環城壘而轟乘賊譁亂克城毀壘立復和州殺斃甚眾得砲械米穀尤多乘勝追賊至鍼魚嘴合軍勦洗江流盡赤此二十日連復巢縣含山二十二日克復和州之情形也北岸要

區悉爲我有所未得者裕溪口而外尚有西梁山爲第一重險二十二日曾國荃統全勝之師循江而上將與各水營共設攻取之謀乃師次木橋鎮忽遇零匪七八百眾排列洲上呼舟爭渡卽派信字仁字嚴字三營及馬隊一營繞出洲前圍而殺之無一得脫維時李成謀外江水師成發翔內河水師及蔡東祥等淮揚水師早至西梁山下令水勇各執長炬鎗斷截江鐵索飛駕師船環轟不下比曾國荃一軍馳至見該處倚山爲險深溝高壘砲眼層列勢難仰攻商令水師扼江面以擊賊



船陸師布長圍以困賊壘。籌商甫定。適陳湜蕭孚泗亦引軍來助。具述彭毓橘周惠堂等於本日會同蔡東祥陳東友成俞卿等水軍攻裕溪口克之。隨戰于江心洲。殺賊無算。賊向北岸下游而竄。乃知我軍在木橋鎮洲上圍殺一股。卽裕溪口遁出之賊也。是夜曾國荃冒雨結營偪壘而陣。另挑銳卒守要路以杜旁竄。旋有數賊持書自投。詭稱賊目偽錠天義涂萬起已偷渡南岸。餘願舉眾乞降。曾國荃察知情僞。姑執之以觀其變。二十四日嚮明賊乘雨猛。火器不然。竟悉眾踰壘而出。向江

洲一路衝走。水師陸師爭起搏擊。該逆先有降約。後有退志。眾心紛亂。引頸受誅。尸駢洲次。罕有脫者。遂奪取西梁山。撥軍駐守。此二十三日攻取裕溪口進勦江心洲二十四日旋克西梁山之情形也。臣伏查長江天塹久爲賊踞。自進兵北岸以來。狹甸之間。連克巢舍。和州三城。並克要隘四處。西梁山古稱天險。該逆所恃爲金陵門戶。茲以輕兵奪獲。此關實足伸天討而快人心。除曾國荃不敢仰邀議敘外。此次尤爲出力之提督銜福建漳州鎮總兵李成謀。請



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

旨簡放提督銜浙江處州鎮總兵李朝斌請

交部從優議叙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可否容臣開單奏

懇出自

恩施所有水陸官軍克復兩縣一州攻奪沿江各要隘

緣由謹繕摺會同大學士湖廣總督臣官文安徽巡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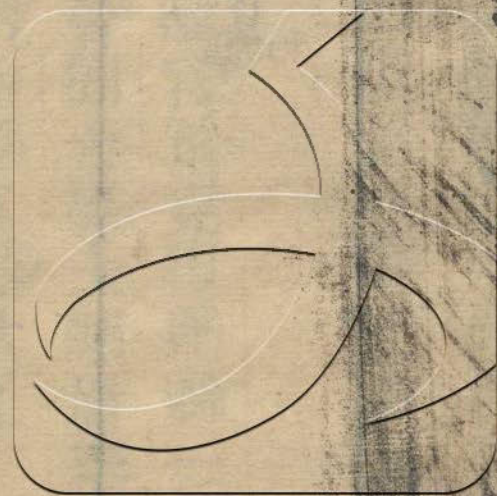
臣李續宜恭摺由驛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克復太平蕪湖金柱關東梁山疏

奏爲水陸各軍渡江夾勦克復太平府城蕪湖縣城並  
克金柱關東梁山各要隘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逆匪竄踞金陵以蕪湖爲屏障以東西梁  
山爲鎖鑰尤以金柱關之僞城爲關鍵官軍旣克北岸  
之西梁山賊于南岸三處防守尤嚴臣玉慶與曾國荃  
定計必從金柱關入手則蕪湖與金陵老巢橫中截斷  
賊勢乃孤遂飭總兵李成謀于四月初五日會督各營  
師船由鍼魚嘴駛近采石磯江口焚船毀壘率勇登岸



突薄金柱關偽城萬砲轟擊幾將得手以東梁山援賊大至整隊而還臣等知該處地險城堅非水陸併攻不能制賊死命乃將上游水師悉調至裕溪口以下二十日會國荃率馬步十五營自西梁山駕舟南渡近逼金柱關下沿隄結營臣王慶恐築壘未固賊將擾我陸師乃派李朝斌帶外江新右營暨踰俊明任星元王吉內河水師三營從上游奮攻以躡賊後派成發翔鄧萬林內河左右營暨王明山萬化林郭明鰲唐學發外江水師四營黃翼升陽利見陳東友張元龍成俞卿楊宏勝

王東華蔡東祥淮揚水師八營從下游環擊以遏賊前曾國荃立營既定料金柱關之賊有水軍牽制不暇顧及太平府一路乃率各營哨潛分隊伍捲旗疾馳遙望賊在北門修卡立即揮軍掩襲斬卡突進賊方駭走入城閉關不及我軍擁進北門羣逆狂奔驅出南門截殺三百餘級遂復府城蓋賊不料官軍越蕪湖而先攻金柱關尤不料甫抵金柱邊襲郡城此四月二十日克復太平府城之情形也是夜水師衆營輪攻金柱關並未收隊二十一日王明山率外江四營先赴下游鉞魚背



一帶。臣玉麐親率成發、翔、李朝斌、任星元、王吉、張元龍等循隄周視，布壘若垤，中峙偽城，雄亘數里，未易猝攻。旋又瞭見曾國荃一軍，已繞出三汊河上，駟渡對河而陣。麐戰方酣，遂相率還營，分水師爲三隊，以一隊守定江路，以一隊衝入內河，直逼塔下，以一隊輦砲登陸，環城壘而轟，墻垣棟折，屋瓦皆飛，賊亦矢石如雨，蔽空而下。時近夜分，黃翼升、李朝斌、成發、翔、束草爲炬，指麾督戰。陽利見王吉帶同弁勇蛇行而進，將越濠溝，外委王有章中鎗殞命，衆軍愈戰愈奮，羣以火箭飛射西門，哨樓賊於烈焰中衝突而出，各水勇躍上隄堦，短兵擊刺，積骸滿渠。卽時攻復金柱關，而分撥黃翼升、成發、翔、賴榮光、蔡東祥、張光泰、王東華、楊宏勝、張元龍等數營，乘風上駛，往襲東梁山。時值曾國荃陸軍擊退內河西岸之賊，引軍來助，甫將偽城及三汊河上駟渡數十壘一律毀平，獲大砲二百七十餘尊，旗幟刀矛萬餘件，而謀者又報東梁山經黃翼升、成發、翔等一戰而下，已移軍進次蕪湖。此二十一日連克金柱關、東梁山之情形也。先是蕪湖賊目陳星斗、沈國萬、陳太和、黃品來等經選



用同知曾貞幹密令黃潤昌設法招撫本有大兵臨境舉眾內應之約至是金柱關東梁山相繼攻拔蕪湖已成孤柱正可乘其自疑而圖之二十二日曾貞幹自率所部將領及周萬傳劉祥勝新後祥後等軍循江而進偏壘立營並會商李成謀決開堤岸駛入小划四面合圍適黃翼升成發翔所統淮揚內河各水師自金柱關乘勝飛槩而來萬砲同轟聲震天半羣賊棄壘潰奔圍而殺之幾無脫者城賊惶懼失措悉向官陡門濮家店而逸維時曾國荃親督步隊躡賊至戴橋地方聞蕪湖

已復揣該縣逸出之賊必折竄而東一面令彭毓橘設伏于薛鎮渡口一面以輕騎追及于賈家灣乘賊半濟突起奮截殺斃甚夥生擒近二百名賊乃轉走護駕墩掠舟偷渡李朝斌帶各哨舢板自小花山橫出截之薄暮鏖戰至三更水師傷亡甚多李朝斌不肯稍退比及黎明賊趨薛鎮渡口適為彭毓橘伏兵所敗除殲斃溺斃外生擒至七百五十餘名之多釋放面有刺字者餘皆駢誅黃翼升擊賊于清水河俘馘亦以千計蕪湖東梁山賊黨漏網無幾此二十二日克復蕪湖縣城並追



賊疊勝之情形也。王明山所帶四營之赴鍼魚背者。二十三日抵烏江鎮。該鎮對岸有烈山石壘二座。斜對九洲洲為犄角之勢。王明山帶各船渡江逼壘。攻擊逾時。壘中旗亂。我師各船分泊上下兩岸。俟賊出壘。登岸截擊。擒斬無算。立破堅卡。其九洲洲之上。面又有大勝關賊壘一座。砲船護之。王明山環攻逆壘。未遽得手。萬化林將江中賊船全行焚燬。壘賊大震。奪路狂奔。我軍四面蹙之。剗平逆壘。奪獲鎗砲極多。此又王明山等攻克太平以下兩卡之情形也。臣等伏查太平府屬。其要于

蕪湖一城。尤其重于金柱關一隘。自攻奪此關。未逾三日。上下名城要隘。悉為我有。從此全局一捩。上而甯國。下而金陵。均有可乘之機。除會國荃曾貞幹不敢仰邀議敘外。此次尤為出力之員。相應繕具清單。籲懇

恩施。以昭激勸。陣亡各將弁。俟查明另單請卹。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容臣等查明奏獎之處。恭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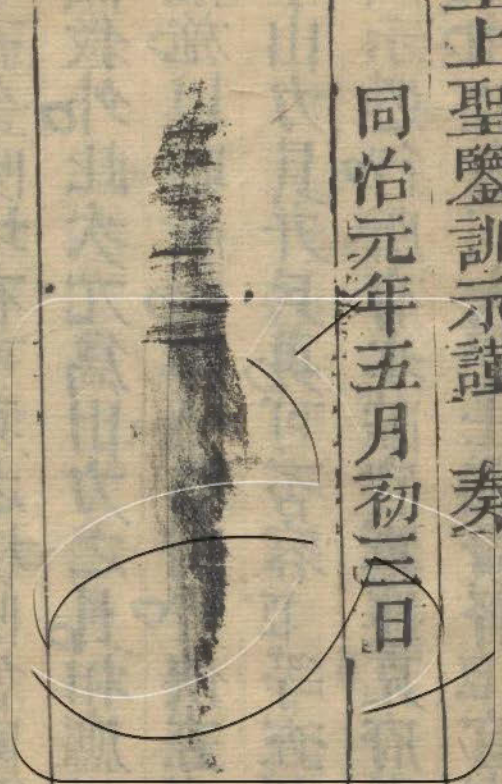
訓示遵行。所有水陸官軍連克府縣兩城沿江各要隘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安徽撫臣李續宜恭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元年五月初二日



克復秣陵關駐軍雨花臺疏

奏為官軍水陸並進迭復秣陵關江心洲等要隘六處圍偏金陵駐軍雨花臺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水師陸師渡江夾擊攻克太平蕪湖兩城

江岸數隘臣等于五月初三日會奏在案旋報丹陽鎮

大股賊黨因薛鎮戰敗焚糧宵遁江蘇藩司曾國荃于

四月二十八日率所部各營乘勝前進破周村卡遂駐

江甯鎮之板橋地方熟察形勢必從大勝關三汊河下

手陸師乃有運糧之路水師乃有立營之所然橫距三



十里外。尚有秣陵一關。環水巍峙。金陵之雄鎮。亦大勝關之右輔也。賊備未嚴。是可襲而取之。五月初一日。曾國荃引軍馳抵關下。毀壘殺賊。轉戰無前。守關賊酋汪伍登。尚彪。周藺。璧等。舉眾獻關。得驢馬二十一匹。收降卒四百餘人。餘悉解散。仍飛飭前隊十二營。進大定坊。繞出三汊河後。緊逼大勝關。編木作橋。為詰朝進攻計。初二日。曾國荃派撥軍士先伏橋邊。而以後隊六營捲旗疾進。將謀合圍。賊見我軍抄後。懼為長圍所困。乘夜縱火棄巢而走。公字敏字義字長勝等營踰橋追擊。戮

賊數百。遂奪大勝關。三汊河兩壘平之。此五月初一二等日。攻復秣陵關。大勝關。三汊河之情形也。維時臣玉麐駐師金柱關。聞曾國荃懸軍深入。恐其為賊所乘。急約提督王明山率水師各營分截。和州守卒渡江策應。甫由烈山駛進頭關。適曾國荃亦于初三日昧爽整旅而來。薄關下寨。眾水勇于狂風巨浪中排砲仰擊。無或少休。陸軍乘之。立拔頭關。過此以往。則為江心洲。堅大石壘。倚洲雙登。對岸賊眾如麻。臣玉麐會同王明山親督萬化林。王吉成。發翔郭明。鰲唐學。發陳百嚮。俞俊明。



彭楚漢等八營直逼洲次。飛砲入壘。賊亦穴墻還擊。羣子蔽天而下。士卒傷亡。裹尸更進。戰至日晡。各勇挾火具登岸。蛇行蘆葦中。逼壘。縱焚燎。及蘆葦一片火光。江面人聲喧若鼎沸。我軍振臂齊呼。躍入賊墻。燒蕪羣醜。撲火溺水。橫塞江流。賊船百餘號。賊砲數百尊。悉爲我有。登岸水勇仍上師船。鼓樂飛行。並奪蒲包洲。遂泊金陵之護城河口。曾國荃由陸路倚護水師。驅軍直入。偏扎雨花臺。距城不及四里。城賊數來窺犯。輒行擊卻。此初三日連復頭關江心洲蒲包洲之情形也。臣等查金

陵城大而堅。未易猝拔。前向榮和春等屯兵七萬。歷時八年。師老無功。此次水陸兵數僅逾二萬。雖濱江重險。先後攻奪。尚難遽爲仰攻之策。應俟曾貞幹六營多隆阿一軍增調到防。再籌大舉。所有出力將弁兵勇。可否容臣等歸于太平。燕湖案內擇尤保獎。出自

恩施。所有水陸各軍。迭復沿江要隘。圍逼金陵。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安徽撫臣李續宜由驛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近日軍情片

再近日軍情自偽輔王楊七麻退回甯國後浙東之賊勢稍鬆江西之邊防亦固偽侍王尚在衢州一帶左宗棠分兵畱守開化馬金街以固徽婺之防親率馬步各營赴衢勦辦劉培元所部已由玉山入浙仍俟蔣益澧大隊到防方可由衢嚴兩郡分道而進鮑超一軍于初四日大獲勝仗攻克寒亭管家橋等處賊壘移營進扎節節阻戰尚距甯郡十餘里據江蘇候補府趙炳麟稟稱探聞湖州于五月初三日失守鮑超以甯國賊勢太



重萬難抽兵援湖李楚材間道赴援不知何處梗阻亦未赶到臣一聞此信且愧且憤俟探明確實續行具奏曾國荃一軍由太平下逼金陵本得建瓴之勢惟該城前此數年圍師七萬此次兵僅萬餘屯扎南面一隅洪逆見慣不驚似無恇懼之情臣擬調多隆阿一軍前往會勦趁此軍威極盛之際四面猛攻當可得手此時各省多故處處須兵臣愚謂宜以全局會辦江南先復財賦之區克一城有一城之利拓一里取一里之財究竟遠勝于他省但使每年能解蘇漕百餘萬石淮課數百

萬兩進京俾戶部稍資周轉

京師根本之地有恃不恐則各省可次第勦辦矣俟函商官文多隆阿定議行之除鮑超初四日之捷另行奏報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議覆兼攝通商大臣疏

奏為遵

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因薛煥熟悉外國情形。諭令以頭品頂戴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循名責實。因時變通之至意。臣才識凡庸。於西洋

通商事宜。尤未諳究。第就各省海口論之。則外洋之通



商正與內地之鹽務相同。通商係以海外之土產行銷於中華。鹽務亦以海濱之場產行銷於口岸。通商始於廣東。由閩浙而江蘇。而山東。以達於天津。鹽務亦起於廣東。由閩浙而江蘇。而山東。以達於天津。通商之有五口。大臣猶鹽務之有兩淮。鹽政長蘆。鹽政也。通商之有監督關道。猶鹽務之有運司。鹽道也。通商之綜滙於總理衙門。猶鹽務之綜滙於戶部也。通商惟長江交易最廣。以漢口爲都會。亦猶鹽務惟兩淮引地最廣。以漢口爲都會也。今薛煥請裁南洋通商大臣。歸併地方。亦猶道

光十年。陶澍請裁兩淮鹽政。歸併總督也。以南洋之廣。設一大臣。統轄江楚蘇浙閩粵六省數千里之遠。薛煥所稱鞭長莫及。誠屬實在情形。所有廣東福建浙江三省。應遵此次

諭旨。卽由監督道員經理。將軍督撫稽察。已足以資控馭。至長江深入腹地。路遠事繁。臣竊以爲當分別辦理。自輪船入鄂以來。洋人蹤跡幾遍沿江郡縣。或傳教於僻壤。採茶於深山。違一言而嫌隙遽開。牽一髮而全神俱動。關道以洋人恃其凶橫。而不敢誰何。督撫以洋務



非其專責而不肯深究勢必至睚眦小忿皆取決於總理衙門道途太遠後患孔長且立法之初當規久久之計柔遠之事必擇專精之人今日求一二精於洋務者尙難其選而謂此後數千百年沿江兩督四撫一一求精於洋務者而爲之豈可得哉臣愚謂此缺似不可裁宜改爲長江通商大臣專辦濱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或駐鎮江金陵或駐漢口九江添設官屬書役若干廉俸經費若干應請

敕下總理衙門會同該部核議於漢人洋人之大小詞訟在滬在鄂之正子各稅何者出通商大臣專決何者歸總理衙門核覆亦應與駐京公使熟議其北洋三口通商事同一律均宜討論職掌永定章程區區愚見蓋爲數省計久長非爲一人圖推諉也至兩江總督一缺統轄三省文武兼管漕河兩端鹽務又其專責卽在承平之際幹濟之才已覺竭蹶不遑況以微臣迂鈍之質又值髮逆糜爛之餘夙夜憂懼顛躓實在意中不敢因偶爾之戰勝倘來之虛名遂自忘其醜陋軍務未竣之前臣實不能兼辦通商事件署撫臣李鴻章資望尙淺



軍事方殷亦於洋務不甚相宜伏求

皇太后

皇上曲賜鑒諒臣等幸甚倘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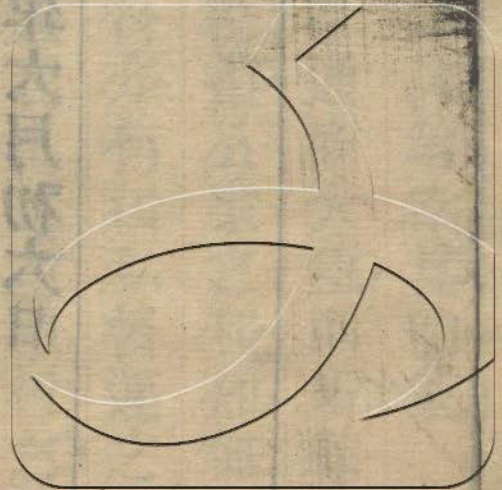
天恩另設長江通商大臣則所轄地方有關涉洋務者臣仍當悉心籌畫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昔年兩淮鹽政未裁之前江督亦有緝私督運之責湖廣亦有查引督銷之責今於通商推其意以行之官文總理於上游臣稽查於下游不敢因別有專員遂爾置身事外上負聖主委任之意所有遵

旨迅速籌議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同治元年六月初六日





各路軍情疏

奏為迭奉

諭旨垂詢各路軍情分條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近日以來迭奉

寄諭指示各路軍情縷晰周詳其中有臣職分應籌之

事亦有非臣力能兼顧之端謹就聞見所及勉竭愚慮

分條具陳以備

聖明參核

一名隆阿一軍當四月初克廬州之時臣本欲



其會攻金陵以曾國荃由南岸進兵先破大勝關圍逼城南雨花臺一帶以多隆阿由北岸進兵先攻九洑洲圍逼城北紫金山一帶曾於五月十七日附片具奏意在先復江蘇財賦之區以爲籌辦京漕之地不料陝西告警羽檄交馳官文等奏請多隆阿率師援秦而論旨亦飭令先保陝西臣雖覺金陵兵單機會可惜然以秦晉爲

京師餉源所自出未敢奏調多隆阿西援之師轉而東征也厥後粵逆回竄秦事稍鬆而漢回仇殺望援仍切

欽奉六月初七初九日兩次

寄諭以多隆阿應於何地駐扎飭臣與官文會商復奏

其時甯國已克南岸兵力足敷調遣臣先已附片奏明

因咨達多隆阿不必回顧蘇皖或速剿陝省或留駐河

南請其定計由官文主稿復奏官文是否已奏尙未准

咨到摺稿多隆阿旋於七月二十二日覆奏想邀

聖鑒茲復欽奉七月十九日

寄諭多隆阿一軍已阻於賊之南不能赴陝卽著勝保督辦陝西軍務多隆阿既可無須入陝應於何處駐扎



著會國藩酌量調派迅速具奏又奉七月二十四日  
寄諭多隆阿雷正綰等軍祇令其剿辦南陽一帶賊匪  
諒不久即可蕪事以後多隆阿等軍或須駐防廬郡一  
帶或須赴江南會同進剿均著會國藩酌量調度迅速  
奏聞各等因欽此  
聖懷謙挹殷殷下問曷深悚感臣查多隆阿軍抵襄陽  
由光化荆子關入秦并不為南陽之賊所阻南陽賊股  
經鄂軍金國琛等會剿解圍亦尙不至為楚蜀之患勝  
保此次奏報殊未確實致

朝廷久經派定援秦之局又復中變雷正綰前隊已於  
十一日起行入關多隆阿後幫亦於二十二日起行繼  
進中途接奉改派之  
旨不知從何處折回若業抵秦境則進退兩難秦人雲  
霓之望是否願請多隆阿留陝臣尙不能懸揣若多隆  
阿果回鄂境則當遵  
旨駐紮南陽一帶食鄂省之餉擊豫省之賊凡擒匪有  
竄入南汝兩府者責成多隆阿攔截雕剿痛剿數次聲  
威必振西可屏蔽秦中不令粵捻續竄關陝南可保障



楚省不令鄂北另籌防兵北可聯絡鄭元善葉裕之師東可聯絡蔣凝學賴州之師誠爲一舉而數善皆備剿擒以馬隊爲先僧格林沁捷伐於豫東多隆阿馳騁於豫西當可肅清中原有裨全局至於防守廬州石清吉本係多隆阿部將不須該將軍親往駐守圍攻金陵鮑超已定由東壩前進不須該將軍遽往會剿非謂江南不必添兵也鄂豫秦三省交匯之區不可無大支勁旅以爲游擊之師也是否有當恭候聖裁

一裏下河一帶屢塵

聖懷江南之賊若由常熟江陰偷渡北岸之靖江如皋通州海門等處實屬防不勝防前奉六月十四日

廷寄因都興阿奏難民殺投裏下河其情可疑

諭旨飭都興阿嚴密防範臣實力稽查不可使一賊

偷渡江北又奉六月十八日

廷寄抄示潘祖蔭請防裏下河一片

諭旨飭令設法兼顧又奉十九日

寄諭亦以江北港汊紛歧臣與都興阿力籌守禦



裏下河毋稍疎懈各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睿念淮揚各屬刻刻不忘臣秉承

睿謨亦自欽欽在抱惟戰船太單地方太廣鞭長莫及徒切殷憂頃接李鴻章咨稱據蘇州密探偽普王楊輔清自甯國敗回偽護王陳坤書自揚州敗回均來蘇城與偽忠王商議金陵危急皖浙官軍分路進剿上游已無路可竄欲分大股由江陰福山楊林各口窺竄江北裏下河空虛之處就食於完善之區并先擄有商船一二百號預勾江洋盜匪爲導引乘間偷渡北岸等語臣

查楊輔清陳坤書兩股及青陽古隆賢等一股三支敗賊窮無所之思竄江北係屬意中之事李鴻章業已專案具奏請

飭都興阿黃彬等嚴防以臣愚見都興阿之兵力只有此數紅單船之勇丁不甚可靠其新調之紅單船四十號據勞崇光咨已在廣東省河爲颶風所壞矣是江北應防之要地尙無專汛派防之水師臣現咨商楊載福囑其親赴下游徧歷靖江如皋通州海門數百里江面察看何處最衝何處次衝妥籌布置又擬另辦太湖水



師一軍造船百六十號防剿上海松江由澱湖以入蘇州而騰出黃翼升水軍專防淮揚裏下河一帶以符原議星夜趕辦計四個月可以集事目下太湖水師尙未辦成黃翼升不可離滬所有裏下河之防應請諭飭都興阿黃彬引爲專責臣亦當力籌兼顧仍請飭下僧格林沁吳棠萬一賊竄裏下河卽於清江浦嚴兵以待此等敗殘股匪不難一戰殲之雖未必果有其事而究當預備不虞是否有當恭候訓示

一李世忠一軍前奉

諭旨歸臣節制調度頃袁甲三告病開缺又奉七月初

八日

寄諭飭臣妥爲駕馭又曾奉六月初四日

密諭有人奏李世忠所克復城池皆伊踞守與陷於賊

中無異飭臣妥爲駕馭使就範圍各等因欽此臣查李

世忠投誠之初勝保奏明准帶一萬八千人實數蓋近

三萬以降人而仍據其地仍統其眾當時辦法本未妥

善近聞陸續招收且增至五六萬之多據有城池自爲



風氣於長淮五河等口。設釐卡數處。於長江新河口。設釐卡一處。各縣亦有卡局。所獲頗厚。又廣運鹽斤。自捆自賣。上侵公家之利。下爲商民之害。殊堪隱憂。然相沿已久。安之若素。今欲大振紀綱。繩以法律。勢有所不能。且去冬今春。克復天長六合浦口江浦。擊退陳坤書股匪。於大局不爲無功。未可沒其勞。而遽議其後。臣擬姑循其舊。不設機心。釐鹽之利。不加禁遏。偶有請求。亦不拒絕。前曾解濟軍火三批。米糧兩批。近又來請餉銀。卽當量力分潤。仰副

朝廷寬厚之意。但不甚資其力。亦不輕調其兵。暗割其予智自雄。非我莫屬之驕志。若欲收回

國家利權。則須另籌鉅款。按月供支。足以養彼之眾。乃能行吾之法。臣於本年三月奏請廣東抽釐一案。聲明

分濟袁甲三一軍。乃能撫馭降將。卽係指李世忠言之。

將來袁甲三去位。臣節制此軍。亦專盼粵東之釐。作滁

州之餉。聞晏端書到廣東後。竭力經營。事多掣肘。至今尚無頭緒。亦未報解分毫。若廣東釐金。不能大有起色。則不特皖浙欠餉無出。卽李世忠一軍。亦終虞其決裂。



區區愚慮不敢不預陳其略

一鎮江一軍前奉五月二十一日

寄諭飭臣統籌兼顧頃又准馮子材咨到摺稿恭錄

諭旨有隨時稟請督臣會國藩指授機宜以期萬全無

失之誦臣之愚陋何足請悉機宜

寵眷愈隆悚惕無地馮子材專員來皖函商一切臣覆

函以鎮江餉絀兵單只宜固守不可出戰待鮑超攻克

東壩溧陽溧水句容等處屯駐金陵之東北能與鎮江

聯絡一氣不為賊氛所梗屆時馮子材再行撥兵會剿

庶幾聲援四應士氣易奮至署撫臣李鴻章久有移駐

鎮江之議無如偽忠王糾率大股悍賊常在松滬一帶

戰爭不休前五月二十一日虹橋之役頃八月初二日

七寶街之役我軍皆竭力血戰始獲大捷觀忠逆之志

似欲甘心於滬上而洋人坐觀成敗極難調護以目下

而論李鴻章有萬不可離滬之勢或俟太湖水師辦成

李鴻章卽統水陸諸軍由松滬進兵入蘇亦屬因利乘

便之法所有鎮江防務應始終責成馮子材耐苦堅守

不作出剿之計拙謀淺慮未審當否以上四條皆兩月



014848

2124.5  
14844  
=5

丙所奉

諭旨因事理重大道途遙遠籌畫難定覆奏稍遲理合  
併案具陳伏乞

聖慈垂鑒逐條

訓示謹奏

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



71014913

